

香港新派武侠小说



九劫燕支

香港 诸葛青云

中国·陕西旅游出版社

九劫燕支

诸葛青云

上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2 号

责任编辑:陈全力

封面设计:梦 波

刈 劫 燕 支

诸葛青云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)

新华书店经售 长沙印刷一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5.125 印张 540 千字

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ISBN 7-5418-0627-7/I·186

定价:20.80 元(上中下)

目 录

- 一、 血溅墓地..... (1)
- 二、 江湖寻仇..... (7)
- 三、 同赴“鹰愁谷”..... (130)
- 四、 险象环生..... (191)
- 五、 佛门煞星..... (256)
- 六、 “聚仙峰”上..... (320)
- 七、 亡命情人..... (384)
- 八、 群侠除奸..... (447)
- 九、 云中双凤..... (510)
- 十、 罪有应得..... (573)
- 十一、 童家酒店..... (636)
- 十二、 三尺幽灵..... (704)
- 十三、 胭脂殊魔..... (753)

30777/04

第一章 血溅墓地

高坡低冢蔓草荒烟！

这是一片绵延里许的乱葬岗，岗上巍峨巨墓，虽有四五，但大部分还都是些普通土坯，以及一些随意杂置，或被犬狐毁损的败坏棺木。

棺中腐骨，墓穴骷髅，这种景色，白昼间已颇凄厉慑人，何况深夜？

更何况，是个星月无光，黑云罩空，并不时下着阵雨的凄清深夜？

如此 时光如此景，何来深夜漫游人？

偏偏有，请听在这片乱葬岗的西方方向，传来了马蹄之声

马是黄骠骏骑，马上人也是位约莫三十五的英挺汉子。

如今，阵雨又降，那匹黄骠马竟在驰过一座比较高大的坟冢之际，陡然狂嘶一声，前蹄人立而起！

这种变化，来得太过突然，一般骑士，多半都难免摔落马下。

但马上英挺汉子，却身手卓越不凡，一式‘紫燕翩飞’，便从马背上离镫飘身，斜斜纵出丈许。

人一落地，马儿也蹶，并且倒在地上，一动不动。

英挺汉子飘身纵回，向爱马诧然注目。

可怜绝好的一匹千里良驹，如今从口中流出黑血，显已中毒死去！

英挺汉子勃然震怒，目光森冷如电地，一扫四周，厉声喝道：

“那位江湖朋友，想对俞玉招呼，快些请出答话，莫要藏头露尾地，不像汉子……”

俞玉语音方住，三四条人影，已从萋萋蔓草中纵出，向他电疾扑来。

在这些人影扑到之前，并有数十线寒芒，从四处飞来，直射俞玉。

俞玉冷笑一声，飞身而起，向那三四条人影迎去。

半空中，双袖抖处，罡风狂卷，把数十线寒芒，震得倒射而回，那片蔓草丛中，立时响起了一片惨哼声息。

跟着，一招‘旋乾转坤’，幻出漫天掌影，把那三四条人，均击得或伤或死的纷纷坠地。

俞玉一招挫敌，身形飘落在那座比较高大的坟冢之前，面罩寒霜，向其中一个被自己掌力震伤，抚胸胆栗之人，冷然问道：

“狗贼快报来历，为何埋伏此间，并用什么歹毒之物，伤我爱……”

他这‘伤我爱马’的最后一个‘马’字，尚未出口，语音便一顿，脸上也倏然变色。

原来，俞玉发话之间，陡然觉得左小腿的腿肚以上，好似

被蚊虫狠狠叮了一口。

俞玉心中明白，当然不是蚊叮，而是中了什么细小暗器。

这暗器不仅发时无声，并在被打中后，立感伤处微麻，显然掺有剧毒。

俞玉心中大惊，赶紧凝气自闭左腿通心血脉，并电疾伸手入怀，摸了一粒丹药，塞进口内！

“砰！”一声巨响起处，他身后那座坟冢，居然起了炸裂之声。

俞玉转身看去，只见墓穴中空，站着—个蒙面黑衣女子。

俞玉方待发问，那女子已以一种显非原来语音的怪腔怪调说道：

“俞大侠，你还不自己找坟头么？你虽是乾坤小八剑之中人物，但既中我‘九毒吹针’，等于是接到阎王请帖，绝无再活之理！”

俞玉—凛，方知自己是中了‘九毒吹针’，爱马显也是丧命在这种险毒无声的暗器之下！

如今，究竟是先行搏杀对方解恨？还是先行突围离去，设法疗治针毒要紧……

就在俞玉心意未定之间，四处又有响动！

俞玉目光微扫，看出有四个与墓中女子，同样装束的黑衣蒙面之人，把自己遥遥围住，其中南面之人，也以那种有意变音怪腔怪调的语音说道：

“俞玉，你想脚底抹油，悄然溜走么？告诉你，办不到了，这片乱坟之间，就是你这位‘三湘大侠’的葬身之地！”

俞玉怒道：

“无耻狗贼，凭你们这些下流手段，还未必留得住你家俞大侠？”

人随声起，以‘神龙御风’的上乘轻功身法，向那南面黑衣人，纵身飞扑！

但他身形才动，对方五人，业已迅疾聚合，一面避开俞玉凌厉猛扑之势，一面纷纷出手，把这‘三湘大侠’，圈入一种显经精研苦练，联合攻守的阵法之内。

交手数招，俞玉便知这五个黑衣人，著实不凡，均具有一流身手。

以一对一，自己仍可稳占上风，但在以一对五，又先中毒药暗器的情况之下……

俞玉凛然生惧，知道眼前情势，不宜逞强，倘被对方缠住，内力大耗，真气难凝之际，‘九毒吹针’毒力，必将侵入脏腑！

利害一明，智珠立朗，这位‘三湘大侠’，拚着受些伤损，也决意先行闯出重围，再作其他打算！

俞玉念头定处，立时行动，拿南面黑衣人，作突围目标，身形一闪，‘推山震虎’、‘渴骥奔原’、‘神龙探爪’等三绝招，巡环攻出，幻起一天掌影。

在他攻击南面黑衣人之际，其他四个黑衣人，也以极狠毒的招式，攻击俞玉。

照说，这是牵制妙诀，俞玉应该立刻撤招，防御自己，不能继续攻人。

但俞玉分清轻重，竟放弃防守，只是略一闪避，仍然向南面黑衣人，继续猛攻击。

结果的感况就是俞玉右背左肋，各中一掌，但也以第三招

‘神龙探爪’击中南面黑衣人的前胸，把他震跌出五六尺外！

包围缺口一现，俞玉立即提足真气，向南方纵身。

身形纵起数丈外，右股一阵剧痛，竟于顾前不顾后的飞纵之际，又中了一件暗器！

这件暗器，比前中之吹针，粗长不少，似是‘铁翎箭’，‘子午闷心针’之属。

因为伤处并非要害，俞玉顾不得拔出观看，牙关咬处，拼命施展轻功，一纵便是数丈！

那些黑衣人也不追赶，只听身后远远传来那怪腔怪调的女子语音，怪笑叫道：

“三哥、二哥，不要追了，且去看看大哥的伤势如何？俞玉这厮，业已中了我‘追魂夺命凤头钗’，他还活得成吗？嘿……嘿……”

俞玉见对方果然不追，便知绝非虚言恫赫！

他剑眉紧蹙，尽速前奔，准备奔出十来里外远离群贼之后，始作疗伤祛毒打算，免得万一再度生变，便难有所侥幸！

俞玉的心中打算，虽然不错，但却天数已尽，非人力所能挽回。

他如今右背左肋，均受击伤，左小腿与右股之上，又先后中了绝毒暗器！

假如他不是于中了‘九毒吹针’之际，先行服食了一粒效用极好的‘保命金丹’，恐怕早就无法支撑，化作南柯一梦！

但气力与药力是在随着奔驰，渐渐消弱，毒力与伤势，却在随着体能消弱，渐渐加强！

终于，俞玉支持不住了，在约莫驰出四五里后，便觉心中

发慌，脚下发软，所勉强提聚的闭穴真气，也有点驾驭不住！

他知道，人已难支，毒已将发，赶紧停住了脚步。

不停步时，脚已发软，这一步之下，竟连站都无法站住，气一散，颓然仆倒！

俞玉听那女子说出，‘追魂夺命凤头钗’之时，便知对方是自己昔年在‘四川’道上所结强仇‘岷山五恶’，或与‘岷山五恶’关系密切之人！

如今，人一仆倒，嗓眼发甜，鲜血从口角溢出，俞玉便知道自己性命已休！

他剑眉剔处，勉强起身举掌，劈向一旁一株白杨树上！

这位‘三湘大侠’，名列当世武林的‘乾坤小八剑’之一，武功着实不弱，死前余力尤有惊人，“卡察”脆响起处，竟把一棵粗若碗口的白杨树，生生劈折！

俞玉此时双目已花，耳内“嗡嗡”乱响。

他以指蘸着唇角鲜血，在折树之上写道：

“杀我者，岷山五恶与凤头钗……”

歪歪斜斜地写“钗”字，俞玉最后一个“也”字，竟无力再写，全身一颤，七窍溢血地，再度仆倒在白杨树下。

第二章 江湖寻仇

三年后……

这是一座灵堂，一座相当别致的灵堂。

素帏供桌，灵位鲜花，都与一般无异，所谓‘别致’，是灵位前的三件供物！

灵位上写的是‘先夫三湘大侠俞玉灵位’，那三件‘别致供物’，则是两颗新鲜人头，一具骷髅骨。

俞玉左侧的供桌之上，还有三具名牌，上书‘五毒灵官董焰’、‘险司秀士方秋’，以及‘凤头钗’字样。

一位姿容绝代，素衣如雪，约莫二十八九的秀美妇人，正向俞玉灵前，添香拜祭，并星眸含泪，喃喃说道：

“玉哥，李梦华对不起你，你身遭惨祸，已有三年，我却只能搜索到‘岷山三恶’把他们人头带来，其余的‘五毒灵官’董焰，‘险司秀士’方秋，想是因畏祸潜踪，始终无法找到……”

这位未亡人祝祷至此，两行珠泪，已夺眶泉流而下。

她银牙一挫，举袖拭去满颊泪痕，秀眉双挑，又再向俞玉灵位说道：

“尤其是‘岷山五恶’中，向无‘凤头钗’其人，偏偏你在白杨树下所留血书却写有‘凤头钗’字样，而遗体右股之上，又中

了一根淬毒凤头小钗，遂使我在这三年之间，几乎踏了整个川湘黔贵等西南诸省，也问不出所谓‘凤头钗’的半丝讯息……”

李梦华边说泪珠又边落，她把灵前供果供菜，一一放好，突然取出一套鲜艳红衣，目中泪光一收，神光如电地，轩眉朗声又道：

“玉哥，李梦华素服三年，如今为了在江湖间寻仇便利，我把麟儿寄养在他姨母之处，暂时脱去孝服，改穿我‘九劫胭脂’一向爱着的鲜艳红衫，等到董焰方秋，双双授首，‘凤头钗’也在我剑下伏诛以后，李梦华立即摧头返北，将住宅改作家庵，缁衣黄卷，古佛青灯，陪伴玉哥的尺许灵牌，以终此世的了！”

语音顿处，从怀中取出一根长约五寸的‘凤头钗’，暗挫银牙，举向灵牌，叫道：

“玉哥，你生是‘三湘大侠’，死为九幽英魂，李梦华不辞海角天涯，不避风霜雨露，从此，江湖浪迹，仗剑寻仇，你……你……的泉下英灵，也应该助我一臂之力！”

祝祷既毕，这位曾被江湖人称为‘九劫胭脂’，使黑道群豪，闻名胆丧的女侠李梦华，便在他亡夫灵前，脱去素服，换上红衣，带了自己惯用的一柄‘吴钩剑’，一囊‘九劫蝴蝶镖’，向灵前再拜而去。

四川邛都，是个相当具有传奇色彩的地方，据说城郊荒僻之处的茶楼酒馆，在黄昏前，便纷纷关门，否则，或许会在买醉客人的所付酒资中，发现锡箔纸钱之属？

这日申末时分，邛都区郊一座兼营客棧的小酒楼中，传出了一片嘈难声息。

既闻人声嘈杂，自然表示客多，但酒楼主人，却未喜笑颜

开，反而双眉紧蹙！

因为除了靠着墙，以用南窗之下，所坐的一男一女之外，其余酒客，都是霸占当地的一些青皮混混。

时近黄昏，酒楼已将收市，店东童大之女童小琴，正协助乃父，在柜台结算帐目。

十来名青皮混混之中，有个是为首之人，贼头贼脑地叫道：

“琴姑娘，你长得越来越标致了，我骆老大替你作个媒儿如何？”

童小琴听得玉颊飞红，轻轻一啐。

骆老大怪笑道：

“琴姑娘的脸红了，这叫做‘嘴里不想心里想’，我早就看出你长得像朵花儿般的，必是春心已动……”

店东童大，站在柜台旁，向骆老大陪笑说道：

“骆爷，真开玩笑，琴丫头现今才十七岁，她还小呢！……”

骆老大把三角眼一翻，冷笑说道：

“十七岁还算小吗？柳家的玉香丫头，不是在十六岁上，便送与方爷作了第七房姨奶，如今吃的是油，穿的是绸，那份荣华富贵，着实羡煞人呢！”

靠着石墙的一张酒桌之上，放着几色酒菜和一柄带鞘长剑。

桌旁坐的，则是一个年约二十七八，貌相相当英挺俊秀的白衣书生。

这白衣书生听了骆老大所说无聊之言后，不禁把眼皮抬

了一抬。

但仅仅精光一闪，这白衣书生便又偏过头去，不管闲事的依然独自饮酒。

南窗之下，也单独地坐着一位酒客，这酒客是个年约二十左右的美貌女子。

她身穿黑色劲装，双眉微露剑柄，目内神光甚足，顿盼间炯如冷电，显然是位具有相当身手的江湖侠女，故而人虽年轻貌美，骆老大等那群无赖们，却也未敢轻易向她罗嗦。

这位黑衣少女，并未理会骆老大向店东童大所说的无心之言，只是目光斜睨面墙独坐的白衣书生，嘴角微掀，满面不肖神色。

骆老大语音一住，店东童大伴陪着笑脸、抱拳说道：

“骆爷，我们童家与柳家不同……”

骆老大根本不容店东童大再往下说，便即“哼”了一声接道：

“什么不同，是不是认为你们童家比柳家有钱？须知在方庄主的库房之中，金银珠宝堆积如山，小小一座客棧酒楼……”

这时，童小琴姑娘见骆老大似是当真，并非随口罗嗦，遂想悄悄离开。

但他才离柜台，眼前人影一闪，便被骆老大横张双臂，拦住去路，口中并嘿嘿怪笑道：

“琴姑娘，告诉你老实话吧，今天是‘聚英庄’庄主，方春方大爷的四十大寿生辰，我弟兄平日深受方庄主照顾提拔，要想送他一件别致寿礼，才来此通知作媒，使你能攀上高枝，由村

鸡变作凤凰，成为方庄主的第八姨奶……”

童小琴“嚤”一声，再也忍耐矜持不住，泪珠儿宛如断线珍珠般，从她羞红的双颊之上，泉流滚落。

南窗黑衣少女，目闪煞芒，勃然起立。

但她见了面墙白衣书生依旧自斟自饮的毫不理会神情，不由秀眉深蹙，银牙一咬，又强自忍耐，并无行动地，缓缓地坐了下去。

骆老大见童小琴哭得宛如一枝带雨梨花竟毫无怜惜之心地，狞笑叫道：

“琴姑娘，你哭些什么？快点收拾收拾，方府晚上便来抬亲，我弟兄千选万选才选中你，这机会是多么不容易呢……”

店东童大见事竟成真，急得摇手叫道：

“不行，不行……”

骆老大勃然变脸，厉声喝道：

“放屁，什么不行，老头儿，你要弄清楚点，你是“童大”，我是“老大”，且想想半月之前，你们隔邻杨寡妇，和他那十八岁女儿，全身赤裸，先奸后杀，连被砍了二十七刀一案，是何人所作之事……”

说至此，倏然伸手在腰间一探一挥，便有七柄柳叶小刀，先联翩飞起当空，然后“夺，夺，夺，夺”地，均插在柜台之上。

店东童大和他的女儿童小琴，几曾见过这等场面，吓得全向发抖地，父女抱在一处。

骆老大以飞刀示威以后，目闪厉芒，，狞笑叫道：

“童大，敬酒也是吃，罚酒也是吃，我弟兄已向方庄主说明送位娇滴滴的八姨奶，为他祝寿，方庄主极为高兴，定于酉正

迎亲，此事已绝无更改，你这老头儿应该识相一点，早些上起磨门，好好打扮打扮你女儿，等待喜轿来接，莫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了！”

众无赖一阵哄笑，骆老大把手一挥，便带着这群青皮混混离去，只剩下那七柄柳叶飞刀，还明晃晃地，插在柜台之上！

骆老大等人一走，南窗下的黑衣少女，玉手忽扬。

随着她扬手之势，从西墙方面，飞起了一条剑影。

所谓“剑影”，就是白衣书生面前桌上的那柄带鞘长剑！

白衣书生见自己的取鞘长剑，被人用一上乘的“接引功凌空”摄去，竟仍无惊诧神色，只是目光略注，向南窗黑衣少女笑了一笑。

剑影横空飞来，黑衣少女微伸右手，接在掌中，立即轻按崩簧，拔剑出鞘！

“呛唧唧”一阵清越龙吟起处，剑才出鞘盈尺，便已寒芒如电，令人耀眼生辉！

黑衣少女不再把整柄宝剑拔出，“呛”然归鞘，双眉一挑，目注白衣书生，哑然说道：

“剑倒是一柄好剑，是在你这等人物手中，未免太辜负了它……”

语意虽颇刻薄，白衣书生却仍不动怒，只是双拳一抱，向黑衣少女笑道：

“请教姑娘芳名上姓，以便称谓。”

黑衣少女冷然道：

“我叫胡冰心，你呢？”

白衣书生笑道：

“在下邓凌风，想向姑娘请教一下，为何有认为在下不配佩用此剑之语？”

胡冰心一双星眸之中，电闪神光，朗声说道：

“为剑士者，当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每见人间不平事，胸中常作不平鸣！若能救物济民，除暴安良，扫尽世路崎岖，方不负匣内神兵，胸中绝艺！适才尊驾目睹骆老大那群无赖，欺压店内父女，竟无拔剑伏羲之举，则这柄剑儿，虽具绝世锋芒，在你掌中，又向异三尺凡铁？”

邓凌风“哦”了一声，点头笑道：

“胡姑娘侠骨豪情，的是高论，但世间事见仁见智，容或不尽相同……”

胡冰心听至此处，接口问道：

“听你之言，莫非对适才按剑不动，见义弗为一事，还另有一番见解？”

邓凌风笑道：

“在下认为小事当忍，剑不轻拔，但若遇大义之事则绝不逃避，纵令折颈横尸，直流五步也……”

胡冰心不等邓凌风说完，便嘴角又披，哑然冷笑说道：

“一片高调……”

四字才出，邓凌风接口笑道：

“胡姑娘既怪在下，未曾见义勇为，则便方才为何也默然坐视，不把骆老大等那群万恶青皮，好好惩戒一顿？”

胡冰心听了邓凌风的抢白之话，挑眉冷笑道：

“浅薄狂生，你懂得屁！”

随着这个不太文雅的“屁”字，剑影凌空，飞还邓凌风的座